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第556卷至第560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一）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般若經第五會 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蓋聞申申天天，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潛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良由心塗易蕪、情靄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以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握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讚而徒殷；神呪神珠，語靈祥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亶亶通韻、新新渴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善現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芻眾萬二千人俱，皆阿羅漢，具壽善現、舍利子等而為上首，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復有無量無數菩薩摩訶薩得無礙辯，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等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汝以辯才應為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時，舍利子作是念言：「具壽善現為以自力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為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為弟子宣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證已為他有所宣示，若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所致，亦是所證法性等流，是故我當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世尊！所言諸菩薩者，何法增語謂為菩薩？世尊！我不見有法可名菩薩摩訶薩，亦不見有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於菩薩及菩薩法不見不得，亦復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教何等菩薩摩訶薩修行何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

「世尊！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應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若無所執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謂不執著是菩薩心。何以故？是心非心本性淨故。」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有是心非心性不？」

善現反問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為可得不？」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善現便語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既不可得，如何可問為

有是心非心性不？」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

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善哉！善哉！誠如所說。佛說仁者住無諍定最為第一，實如聖言。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心非心性，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勤修學或聲聞地、或獨覺地、或菩薩地，皆於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說修行。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廣說一切所應學法。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於一切處皆得善巧。」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我於菩薩心不知亦不得，我於菩薩摩訶薩眾及於般若波羅蜜多俱不見有實事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觀一切若生若滅、若染若淨都不可得，而於其中說有菩薩、般若名等便有疑悔。世尊！菩薩等名俱無決定亦無住處。所以者何？菩薩名等都無所有，無所有法無定無住。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事，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決定安住不退轉地，以無所住而為方便住無所住。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成辦一切智智，若不能成辦一切智智便不能益所益有情。所以者何？色不應攝受受、想、行、識，亦不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應攝受色，不可攝受故即非色，受、想、行、識亦不可攝受故即非受、想、行、識，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攝受故便非般若波羅蜜多。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無所攝受三摩地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為一切聲聞、獨覺之所引奪，亦不攝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諸取相者皆是煩惱。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則勝軍梵志於一切智智不應信解，是勝軍梵志雖由信解力歸趣佛法，名隨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觀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識相，不以喜樂觀見此智，不以得聞觀見此智，不以內色觀見此智，不以外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外色觀見此智，亦不離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亦不離受、想、行、識觀見此智。勝軍梵志以如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信解，名隨信行，於一切法皆無取著。如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得信解已，於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無相諸法。如是梵志由勝解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無得、無證。時，彼梵志於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攝受色，亦不攝受受、想、行、識，雖於諸法無所攝受，若未圓滿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終不中道入般涅槃。當知如是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取著而能成辦一切智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觀：何謂般若波羅蜜多？是誰般若波羅蜜多？若法無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多耶？無所有中無彼無此何所繫屬？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審觀察時，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而說菩薩摩訶

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如是諸法，相亦離性，性亦離相，相亦離相，性亦離性，能相、所相俱不可得。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如是義者，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無生滅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則為隣近一切智智。」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行色為行相，若行色生為行相，若行色壞為行相，若行色滅為行相，若行色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行受、想、行、識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生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壞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滅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是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是為行相。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能如是行者，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亦為行相，當知是菩薩無方便善巧。」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不行色壞，不行色滅，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受、想、行、識，不行受、想、行、識相，不行受、想、行、識生，不行受、想、行、識壞，不行受、想、行、識滅，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於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隨行，不可執受，離性相

故，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生定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承佛神力，復告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雖安住此定，而不見此定亦不著此定，亦不念言：『我於此定已、正、當入。』彼如是等思惟分別，由此定力一切不起，當知己為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由住此定，已為過去諸佛世尊現前授記，是菩薩摩訶薩為能顯示如是定不？」善現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

舍利子言：「具壽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耶？」

善現報言：「我定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所以者何？如是諸定無所有故。彼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如是諸定於一切法亦無知無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有故。」

時，薄伽梵讚善現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故我說汝住無諍定最為第一。諸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若如是學名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耶？」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何法學？」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於法學。何以故？舍利子！如諸愚夫異生所執，非一切法如有故。」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爾，諸法如何而有？」

佛告舍利子：「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為無明。愚夫異生於一切法無所有性，無明貪愛增上勢力分別執著斷常二邊，由此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性分別諸法，由分別故便生執著，由執著故分別諸法無所有性，由此於法不見不知。以於諸法不見不知，

分別過去未來現在，由分別故貪著名色，著名色故分別執著無所有法，於無所有法分別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能出離三界生死，不信諦法，不覺實際，是故墮在愚夫數中。由斯，菩薩摩訶薩眾於法性相都無執著。」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豈不求學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亦不求學一切智智。然諸菩薩如是學時，雖無所學，而名真學一切智智，速能成辦一切智智故。」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設有人來作如是問：『幻士若學一切智智，彼亦能成辦一切智智不？』我得此問當云何答？」

佛告善現：「我還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幻異色、受、想、行、識不？」

善現答言：「幻不異色，色不異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五取蘊中起想等想，施設言說假名菩薩摩訶薩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皆如幻士修學。何以故？幻士即是五取蘊故。所以者何？我說五蘊、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實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聞如是說，其心將無驚怖退屈？」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親近惡友，聞如是說心便驚怖則生退屈。若近善友，雖聞此說而不驚怖亦無退屈。」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惡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惡友者，謂教菩薩厭離般若波羅蜜多，捨菩提心取諸法相，令學取相世俗書典，令學聲聞相應經法，又令習近眾魔事業，此等名為菩薩惡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善友者，謂教菩薩勤修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為說魔事、魔過，令其覺知方便棄捨，此等名為新學菩薩大誓莊嚴真淨善友。」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者是何句義？」

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菩提故名菩薩。」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此復何緣名摩訶薩？」

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舍利子：「隨汝意說。」

舍利子言：「以諸菩薩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令斷我見、有情見、命者見、補特伽羅見、有見、無見、斷常見等，依如是義名摩訶薩。」爾時，善現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善現：「隨汝意說。」

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發菩提心、無等等心、聲聞獨覺不能引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所以者何？一切智心是真無漏不墮三界，不應於中而生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於如是心亦不執著？」善現答言：「如是諸心無心性故不應執著。」

時，滿慈子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佛告滿慈子：「隨汝意說。」

滿慈子言：「以諸菩薩普為利樂一切有情被大願鎧故，發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訶薩。」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齊何言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應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雖作是事，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何以故？諸法實性法應爾故。譬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衢道化作大眾互相加害，於意云何？此中有實相害事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現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事，不驚、不怖亦無退屈，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不被大願鎧，當知是為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無造無作，一切有情亦無造無作，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彼有情故被大願鎧。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識亦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識不可得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色乃至識無染無淨。所以者何？色無縛無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時，滿慈子問善現言：「尊者說色無縛無脫，說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

滿慈子言：「說何等色無縛無脫？說何等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說如幻士色無縛無脫，說如幻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所以者何？色乃至識無所有故無縛無脫，遠離故無縛無脫，寂靜故無縛無脫，無生滅故無縛無脫，是名菩薩發趣大乘被大願鎧。」

時，滿慈子聞如是說，歡喜信受默然而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云何大乘？云何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現：「言大乘者，即是無量無數增語，無邊功德共所成故。云何菩薩發趣大乘者，謂諸菩薩勤修六種波羅蜜多，能從一地進趣一地，是名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謂此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無二為方便故無出無住。誰復乘是大乘出者？都無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能乘、所乘如是二法俱無

所有，無所有中誰乘何法可名乘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大乘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如是大乘與虛空等。譬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又如虛空，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大乘亦爾，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又如虛空，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大乘亦爾，前、後、中際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現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而今何故乃說大乘？」爾時，善現即白佛言：「我說大乘，將無違越所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汝說大乘，皆順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違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都不得前際後際中際菩薩。色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即色，離色，菩薩無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菩薩亦無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於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都無所見竟不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言菩薩者，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此中何等是色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識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受、想、行、識。世尊！色是菩薩不可得，受、想、行、識是菩薩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於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皆不可得，當教何等法？修何等法？於何等處、時證何等法？」

「復次，世尊！諸佛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但有假名都無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識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無性亦不可生，此無生法

亦不可生，我豈能以畢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畢竟不生菩薩摩訶薩？世尊！離不生法無法可得，亦無菩薩能行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色。所以者何？色無生即非色，色無滅亦非色，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色，即入無二法數。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受、想、行、識。所以者何？受、想、行、識無生即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滅亦非受、想、行、識，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受、想、行、識，即入無二法數。」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如我領解仁所說義，諸菩薩等畢竟不生，若爾，何緣有諸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生死大苦？」

善現報言：「非我於彼無生法中，許有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生死大苦，然諸菩薩雖為此事，而於其中無苦行想。何以故？舍利子！若於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饒益無邊有情，是故菩薩於諸苦行作樂行想，於難行行作易行想，於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為度彼故發菩提心，由此乃能作大饒益。爾時，菩薩作是思惟：『如我自性，於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時求不可得，內外諸法亦復如是，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若住此想便不見有難行苦行，由此能為無邊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與有情類作大饒益。」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諸菩薩實無生不？」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一切菩薩皆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菩薩實是無生，為一切智亦實無生？」善現答言：「此一切智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一切智實是無生，為諸異生類亦實無生？」善現答言：「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若諸菩薩皆實無生，諸菩薩法亦應無生；若一切智實是無生，一切智法亦應無生；若異生類實是無生，異生類法亦應無生。若爾，菩薩得一切智，應無生法能證無生。」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無生法中有得有證。何以故？無生法中證、得無故。」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無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無生法。」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無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無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生法。」舍利子言：「若如是者應無得、證。」

善現答言：「雖有得、證而非實有。」

舍利子言：「為許未生法生，為許已生法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未生法生，亦不許已生法生。」舍利子言：「為許生生，為許不生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生，亦不許不生生。」

舍利子言：「仁者於所說無生法，樂辯說無生相耶？」善現答言：「我於所說無生法，亦不樂辯說無生相。」舍利子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無生言亦無生不？」

善現答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法及言俱無生義，而隨世俗說無生相。」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說法人中仁為第一，除佛世尊無能及者。所以者何？隨所問詰種種法門皆能酬答。」

善現報言：「諸佛弟子於一切法無依著者，法爾皆能隨所問詰，一一酬答自在無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依故。」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善哉！善哉！若諸菩薩能作如是隨問而答，為由何等波羅蜜多威力所辦？」

善現報言：「此是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所辦。所以者何？說一切法無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羅蜜多達一切法無所依故。舍利子！若菩薩摩

訶薩聞如是語心不迷悶亦無疑惑，當知是菩薩能住如是住恆不捨離，亦常不離大悲作意。」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諸菩薩住如是住恆不捨離，亦常不離如是作意者，則一切有情應是菩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於此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則諸菩薩與諸有情應無差別。」

善現報曰：「善哉！善哉！雖似難我而成我義。何以故？舍利子！一切有情無自性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自性；一切有情性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性亦遠離；一切有情無覺知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由此因緣，是諸菩薩於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與諸有情亦無差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無所滯礙，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我意欲令一切菩薩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

爾時，天帝釋與四萬天子俱來集會，護世四天王與二萬天子俱來集會，索訶界主大梵天王與萬梵眾俱來集會，復有五千淨居天眾俱來集會，是諸天眾業果身光，對佛威光皆悉不現。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今有無量諸天子等，欲聞大德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唯願大德哀愍為說：云何菩薩應住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告帝釋言：「吾承佛力，為諸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如諸菩薩所應安住。汝諸天等，未發無上菩提心者今皆應發。諸有已入聲聞、獨覺正性離生，不復能發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於生死有限礙故。其中若有能發無上正等覺心，我亦隨喜。何以故？憍尸迦！諸有勝人應求勝法，我終不礙他勝善品。」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勸諸菩薩。」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報！謂過去佛及諸弟子，教諸菩薩種種法要，方便趣入波羅蜜多。如來爾時亦於中學，今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饒益我等。故我今者應隨佛教，攝受護念此諸

菩薩，令疾證得無上菩提，轉妙法輪利樂一切，是則名為報彼恩德。」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等諸天皆應諦聽，當為汝說諸菩薩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應住相。」

「憍尸迦！諸菩薩眾大誓莊嚴發趣大乘，應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不應住預流果，亦不應住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此是色，亦不應住此是受、想、行、識；不應住此是預流果，亦不應住此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色、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空若不空；不應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皆是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預流果，極七返有必入涅槃；不應住一來果，未至究竟，一來此間定盡眾苦；不應住不還果，往彼滅度不復還來；不應住阿羅漢果，今世定入無餘涅槃；不應住獨覺果，超聲聞地不至佛地，而般涅槃不應住佛，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超諸聲聞、獨覺等地，利樂無量無數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假使一切有情界盡，亦入無餘般涅槃界。」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若爾，菩薩當云何住？」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謂之曰：「於意云何？如來之心為何所住？」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如來之心都無所住，以無所住故名如來，謂不住有為界，亦不住無為界，亦非不住。」

善現報言：「菩薩亦爾，如諸如來於一切法心無所住亦非不住，謂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爾時，眾中有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詞呪句，種種差別雖復隱密，而我等輩猶可了知，大德善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詞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我於此中無說無示，

汝亦不聞，當何所解？」時，諸天子復作是念：「尊者善現於此義中欲令易解，而轉深細難可測量。」

具壽善現知彼天子心之所念，復告之言：「諸有欲證欲住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證住。」時，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現於今欲為何等有情說何等法？」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吾今欲為如幻有情說如幻法，彼於所說無聞、無解、無所證故。」時，諸天子復作是念：「為聽法者及法如幻，為餘有情預流果等亦皆如幻？」

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餘有情類若預流果、若一來果、若不還果、若阿羅漢果、若獨覺菩提、若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亦復如幻。」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可涅槃亦復如幻？」

善現答言：「設更有法勝涅槃者亦復如幻，何況涅槃！何以故？諸天子！幻與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無二無別，皆不可得、不可說故。」時，舍利子、執大藏、滿慈子、大飲光等問慶喜言：「所說般若波羅蜜多如是甚深，誰能信受？」

慶喜答言：「有不退轉諸菩薩眾，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受，復有無量具足正見補特伽羅及願圓滿諸阿羅漢，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信受。」

爾時，善現作如是言：「如是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能信受。所以者何？此中無法可顯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雨大法雨，我應化作微妙音華奉散供養。」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音華散善現上。爾時，善現作是念言：「今所散花，於諸天處未曾見有。是花微妙，定非水陸草木所生，應是諸天從

心化出。」

時，天帝釋既知善現心之所念，謂善現言：「此所散花，實非水陸草木所生，亦非諸天從心化出，以所散花無生性故。」具壽善現語帝釋言：「此花不生便無花性。」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覺慧深廣，不壞假名而說實義。」

作是念已，白善現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諸菩薩眾於諸法中，應隨尊者所說而學。」爾時，善現語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菩薩眾於諸法中，皆應隨我所說而學。」

「憍尸迦！諸菩薩眾隨我所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學時，不依預流果學，不依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學，不依獨覺菩提學，若不依此諸地而學便學諸佛一切智智，若學諸佛一切智智則學無量無邊佛法，若學無量無邊佛法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則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若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則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諸菩薩眾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諸菩薩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是諸菩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耶？」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爾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善現所說中求。」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是誰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善現答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

天帝釋言：「復誰神力為依持故，尊者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現報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我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問『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

者，憍尸迦！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即色求，不應離色求；不應即受、想、行、識求，不應離受、想、行、識求。何以故？色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色別有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受、想、行、識別有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量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何以故？憍尸迦！色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前、中、後際皆不可得說為無邊，法無邊故所緣無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亦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邊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前、中、後邊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前、中、後邊亦不可得故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非有情類其數甚多，計算其邊不可得故說為無邊。」

天帝釋言：「為何義故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言有情者何法增語？」

天帝釋言：「言有情者非法增語，但是假立客名所攝、無事名所攝、無緣名所攝。」善現復告天帝釋言：「於意云何？此中頗有真實有情可顯示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告言：「無實有情可顯示故說為無邊。憍尸迦！於意云何？假使如來、應、正等覺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邊音說有情類無量名字，此中頗有真實有情有生滅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諸有情本性淨故。」

善現告言：「由此故說：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無性甚深，俱無邊故。」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窄堵波品第三

爾時，眾中天帝釋等，欲界諸天大梵王等，色界諸天及餘神仙，歡喜踊躍，同時三返高聲唱言：「奇哉！奇哉！法性深妙。如來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現等宣說開示，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我等於彼恭敬供養如佛世尊。」

爾時，佛告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汝諸天等皆應供養如佛世尊。」

「天等當知！我於往昔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聞正法要，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時，彼如來與我受記：『汝於來世過無數劫，當成如來，號為能寂，宣說般若波羅蜜多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時，諸天等俱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神，令諸菩薩速能引攝一切智智。」

爾時，世尊知諸天等四眾雲集同為明證，即便顧命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

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魔及眷屬、人非人等伺求其短終不能得，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諸天子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未善聽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應來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極通利轉為他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若在空中、曠野、險道及危難處，諸天善神常來擁護令無驚恐。」

時，四天王及天帝釋、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我等眷屬常隨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攝受如是現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具攝受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所獲功德，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

天帝釋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憍尸迦！若有諸惡外道梵志，若諸惡魔或魔眷屬，若餘暴惡增上慢者，欲作種種不饒益事，彼適興心自遭殃禍，漸當殄滅不果所願。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法爾能令起惡心者自遭殃禍不果所願。」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獲如是等功德勝利。如有妙藥名曰莫耆，是藥威勢能銷眾毒，如是妙藥隨所在處，

諸毒蟲類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饑行求食，遇見生類欲螫噉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藥，蛇聞藥氣尋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藥具大威勢，能益身命銷伏眾毒。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勢亦復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諸惡人等欲於其所作不饒益，必當殄滅無所能為，般若威神能摧彼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餘天眾并諸神仙常來擁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諸佛、菩薩亦常護念，如法所求無不滿足，言詞威肅聞皆敬受，發言稱量語不喧雜，堅事善友深知恩報，不為慳嫉、忿恨、覆惱、諂、誑、矯等隱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調伏身心，令其遠離貪、瞋、癡等隨眠、纏、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捨，常作是念：『我不應隨慳貪、破戒、忿恚、懈怠、散亂、愚癡勢力而轉，若隨彼轉，則我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妙慧不成，嚴淨色身尚不能得，況得無上正等菩提！故我不應隨彼力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諸惡煩惱不蔽其心。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獲如是等功德勝利。」時，天帝釋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天帝釋言：「若諸菩薩不依般若波羅蜜多，無方便善巧故，雖修諸善而起高心，不能迴求一切智智；若諸菩薩能依般若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諸善能伏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

受持、讀誦，不為一切災橫侵惱。若在軍旅交戰陣時，至心念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慈悲護念，不為刀仗之所傷殺，所對怨敵皆起慈心，設起惡心自然退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軍陣刀箭所傷失命喪身，終無是處。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無上呪，若能於此精勤修學，不為自害、不為他害、不為俱害，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斯獲得一切智智，觀有情類心行差別，隨宜為轉無上法輪，令如說行得大饒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置清淨處供養恭敬，或復精勤受持、讀誦，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終不能得，唯除宿世惡業應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類，入菩提樹院或至彼院邊，人非人等不能傷害。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坐此處得大菩提，施諸有情無恐、無怖、無怨、無害身心安樂。當知般若波羅蜜多隨所住處亦復如是，一切天、龍、阿素洛等常來守護。當知是處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應敬禮，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不應暫捨。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歸依處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後起窣堵波七寶嚴飾，寶函盛貯佛設利羅安置其中，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二所獲福，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如來所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學而得？」天帝釋言：「皆依般若波羅蜜多修學而得。」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非但獲得相好身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要由證得一切智智乃名如來、應、正等覺。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羅蜜多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為依處，若不依止佛相好身無由

而起，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正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現前相續故，復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緣故，我涅槃後，諸天、龍、神、人非人等，供養恭敬我設利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為供養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後佛設利羅。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設利羅，皆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所獲福聚，勝以七寶起窣堵波，供養如來設利羅福。何以故？憍尸迦！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設利羅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瞻部洲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彼豈不知如是所說功德勝利？」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瞻部洲內有幾許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有幾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

天帝釋言：「瞻部洲內有少許人成三證淨，轉少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憍尸迦！瞻部洲內極少分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於中少分既發心已，精勤修學趣菩提行；於中少分精勤修學菩提行時，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受；於中少分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中少分既修行已，漸次安住不退轉地；於中少分住此地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諸菩薩已得安住不退轉地，求證無上正等菩提，乃能深心信受般若，受持、讀誦、恭敬供養、書寫、解說。憍尸迦！無量無邊諸有情類發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薩不退轉地，

多分退住聲聞、獨覺，是故當知善男子等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留難者，應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演說。何以故？憍尸迦！是諸菩薩應作是念：『如來昔住菩薩位時，常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亦應精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我大師，我隨彼學所願當滿。』憍尸迦！一切菩薩若佛住世若涅槃後，常應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充滿一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三千大千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

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諸有情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智。世尊！且置是事。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各於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十方殑伽沙數諸佛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或經一劫或一劫餘，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諸有情由此因緣所獲福聚雖復無量，而復有餘善男子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善根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不可思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能生諸佛設利羅故。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書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於前所造諸窣堵波及供養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第五分神呪品第四

爾時，眾中四萬天子同聲共白天帝釋言：「大仙！於此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常應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令一切惡法損減，善法增益。」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汝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惡朋黨起如是念：『我等當與三十三天共興戰爭。』爾時，汝等應各至誠誦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阿素洛及彼朋黨所起惡心自然息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世間便有菩薩出現；依菩薩故，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

「憍尸迦！若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出世時，唯有菩薩，由先所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增上勢力，為諸有情方便施設十善業道、四靜慮等令勤修學。憍尸迦！譬如夜分，因滿月輪光明照觸，星宿、藥等隨其勢力皆得增盛，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前已滅度，正法隱沒後未出時，世間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薩出現。菩薩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殊勝善法根本。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當得現世種種饒益，謂諸毒藥、水火、刀兵、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賊逼迫，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至其所終不為彼譴罰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憍尸迦！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勢力法令爾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國王、王子、大臣等處，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為王等歡喜問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於有情引發種種慈悲事故，由此因緣，諸求短者種種方便皆不能得。」

時，有眾多外道梵志欲求佛過來詣佛所。時，天帝釋見已念言：「今此眾多外道梵志，來趣法會伺求佛短，將非般若留難事耶？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邪徒復道而去。」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眾多外道梵志遙申敬禮，右繞世尊復道而去。

時，舍利子見已念言：「彼有何緣適來還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諸外道來求我失，由天帝釋誦念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還去。舍利子！我都不見彼諸外道有少白法，唯懷惡心為求我過來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見一切世間有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類，說般若時懷勃惡心來求得便，般若威力無能壞故。」

爾時，惡魔竊作是念：「今佛四眾恭敬圍繞，欲、色界天皆來集會，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必有諸大菩薩，親於佛前受菩提記，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我當往至破壞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軍奮威勇銳來詣佛所。

時，天帝釋見已念言：「將非惡魔化作斯事，欲來惱佛并與般若波羅蜜多而作留難。何以故？如是四軍嚴飾殊麗，諸王軍眾皆不能及，定是惡魔之所化作。惡魔長夜伺求佛短，壞諸有情所修善業，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惡魔復道而去。」

時，天帝釋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惡魔漸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威力逼故。

時，有無量三十三天俱時化作天妙音華，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願此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間流布。當知是處佛、法、僧寶常不滅沒，饒益

世間令獲殊勝利益安樂。」

時，彼諸天復各化作天妙音華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諸有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及彼眷屬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當知如是諸有情類，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從少小善根中來，況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轉為有情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欲求諸佛一切智智，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類欲求大寶，應於大海方便勤求。」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爾時，慶喜便白佛言：「如來何緣不讚布施乃至靜慮波羅蜜多，唯讚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慶喜：「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復次，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離般若波羅蜜多為能真迴向一切智智不？」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由此因緣，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慶喜當知！譬如大地以種散中，眾緣和合便得生長，應知大地與種生長，為所依止、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及所迴向一切智智，與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所依止、為能建立，令得生長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慶喜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攝受一切智智，故偏讚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今者如來、應、正等覺，於深般若波羅

蜜多功德勝利說猶未盡。何以故？我從世尊所受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甚深、甚廣、量無邊際。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復轉為他書寫、解說，或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所獲功德亦無邊際。」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不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前說功德勝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足無邊功德勝利，分別演說不可盡故。我亦不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說功德，彼所獲福無邊際故。」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常隨守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種種惡緣之所損害。」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時，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歡喜踊躍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天子以天威力，令說法師增益辯才宣揚無盡，不樂說者令其樂說，身心疲極令得康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四眾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怯怖，不為一切論難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所護持故，彼住法空都不見有能難、所難及所說故，亦不見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求短故，亦復不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過失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書寫、解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見有法可令沈沒、憂悔、恐怖，於諸法中無所執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

至解說，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轉為他書寫、解說，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為父母、師長、親友、國王、大臣及諸沙門、婆羅門等之所敬愛，亦為十方諸佛、菩薩、聲聞、獨覺之所護念，復為世間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衛，一切災橫皆自消滅，外道異論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置清淨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所有四大王眾天乃至廣果天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常來此處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諸淨居天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諸龍、藥叉，廣說乃至人非人等，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常來至此觀禮、讀誦我所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此我則為已設法施。』作是念已歡喜踊躍，令所獲福倍復增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無邊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常隨擁護，所住之處人非人等不能損害，唯除宿世定惡業因現在應熟，或轉重惡現世輕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威神力，獲如是等現法勝利。」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驗知有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來至其處觀

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見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在之處有妙光明，或聞其處異香氛郁，或復聞有微細樂音，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鮮淨行嚴麗其處，至心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憍尸迦！隨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此中所有惡鬼、邪神驚怖退散無敢住者。由此因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廣大起淨勝解，所修善業倍復增明，諸有所為皆無障礙。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應當周匝除去糞穢，掃拭塗治香水散灑，敷設寶座而安置之，燒香散花而為供養。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決定當得身心無倦、身心安樂、身心調柔、身心輕利。繫心般若波羅蜜多，夜寢息時無諸惡夢，唯得善夢，謂見如來、應、正等覺身真金色相好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身處眾中聞佛為說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及餘善根相應法義。或於夢中見菩提樹，其量高廣眾寶莊嚴，有大菩薩往詣樹下，結跏趺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論義決擇種種法義。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迴向攝受一切智智。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亦聞其聲，謂某世界有某如來、應、正等覺若干百千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說如是法。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後，各有施主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

各起無量大窄堵波，復於一一窄堵波所，各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經無量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見如是類諸善夢相，若睡若覺身心安樂。諸天神等益其精氣，令彼自覺身體輕便，由此因緣，不多貪著飲食、醫藥、衣服、臥具，於四供養其心輕微，如瑜伽師入勝妙定，由彼定力滋潤身心，從定出已雖遇美膳而心輕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諸佛、菩薩、獨覺、聲聞、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慈悲護念，以妙精氣冥澍身心，令其志勇體充盛 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現法勝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而為正法久住世間，利樂有情不滅沒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亦得如前所說勝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設利羅品第五

「復次，憍尸迦！假使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釋言：「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為諸天眾宣說正法時，有無量諸天子等，來至我所聽我所說，供養恭敬，右遶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時，諸天子等亦來其處，雖不見我如我在時供養恭敬，咸言：『此處是天帝釋為諸天等說法之座，我等皆應如天主在，供養恭敬，右遶而去。』佛設利羅亦復如是，深妙般若波羅蜜多為因引生，一切智智之所依止故，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三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世尊！如負債人怖畏債主，即便親近奉事國王，依王勢力得免怖畏，反為債主怖畏供養。所以者何？彼人依附國王勢力，王所攝受具威勢故。王喻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喻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世間供養恭敬。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故，我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譬如無價大寶神珠，具無量種勝妙威德，隨所住處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為害。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鬼所執身心苦惱，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捨去。諸有熱病或風、或痰、或二、或三和合為病，若有繫此神珠著身，如是諸病無不除愈。此珠在闇能作照明，熱時能涼寒時能暖，隨地方所有此神珠，時節調和不寒不熱。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蠍等毒無敢停止。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毒所

中楚痛難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見，珠威勢故毒即消滅。若諸有情身嬰癰疾、惡瘡、腫疱、目眩、瞽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諸支節病，帶此神珠眾病皆愈。若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濁穢或將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滿，香潔澄淨具八功德。若以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雜綺種種色衣，裹此神珠投之於水，水隨衣彩作種種色。如是無價大寶神珠，威德無邊說不能盡，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無邊威德。設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為眾人愛重。」

爾時，慶喜問帝釋言：「如是神珠為天獨有，人亦有耶？」

天帝釋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輕；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圓；天上神珠威德殊勝，無量倍數過人所有。」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德本能滅無量惡不善法，隨所在處滅諸有情身心苦惱，人非人等不能為害。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因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由諸功德所熏修故，是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槃後堪受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復次，世尊！深妙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設利羅，是故供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及設利羅。」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見十方諸佛，當行當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如來供養恭敬。」天帝釋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無上波羅蜜多，一切如來皆依般若波羅蜜多知諸有情心行差別。」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故菩薩摩訶薩眾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如實知諸有情類心行差別。」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諸菩薩眾為但應行般若波羅蜜多，為亦應行餘五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諸菩薩眾應具行六波羅蜜多，然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觀諸法時，皆以般若波羅蜜多而為上首。憍尸迦！如瞻部洲所有諸樹，枝條、莖幹、花葉、果實，雖有種種形類不同，而其蔭影都無差別。如是六種波羅蜜多雖各有異，而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受迴向一切智智，諸相差別都不可得。」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廣大圓滿無量無邊功德，若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復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轉施他人受持、讀誦。此二福聚，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隨汝意答。若諸有情從他請得佛設利羅，盛以寶函置清淨處，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若復有人從他請得佛設利羅，分施與他令其供養。於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為勝？」

天帝釋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二福聚，後者為勝。」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憍尸迦！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若自供養，若轉施他受持、讀誦，此二福聚，後者為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如實為他分別解說，所獲福聚復勝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師應

如敬佛。」第五分經典品第六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自恒讀誦，不如有人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不如有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應為何等諸有情類，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應為解說。何以故？憍尸迦！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聞他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心便迷謬退失中道。」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何等名為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於當來世有諸苾芻愚癡顛倒，雖欲宣說真實般若波羅蜜多，而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苾芻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謂彼苾芻為發無上菩提心者說：『色壞故名為無常，非

常無故名為無常。』說：『受、想、行、識壞故名為無常，非常無故名為無常。』復作是說：

『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如是名為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不應以色壞故觀色無常，不應以受、想、行、識壞故觀受、想、行、識無常，但應以常無故觀色乃至識為無常。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其福甚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展轉乃至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教授教誡彼有情言：『汝應精勤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佛法，定當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謂彼證得一切智智，教化無量無邊有情，令成預流乃至獨覺無邊際故。

「復次，憍尸迦！若贍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令深般若波羅蜜多廣行流布。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殍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其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殍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殍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如如菩薩摩訶薩轉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應以般若波羅蜜多，轉更慇懃教授教誡，應以上妙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及餘資具，供養恭敬令無乏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彼菩薩摩訶薩，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無量。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要由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作大饒益。」

爾時，善現讚帝釋言：「善哉！善哉！善能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汝今已作佛聖弟子所應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來諸聖弟子，為欲饒益諸有情故，法爾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皆由菩薩摩訶薩眾而得出現。何以故？憍尸迦！若無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則無菩薩摩訶薩能學六種波羅蜜多；若無菩薩摩訶薩修學六種波羅蜜多，則無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若無菩薩摩訶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則無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是故如來諸聖弟子，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法應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眾，令學六種波羅蜜多，能疾證得一切智智，盡未來際利樂有情。」

第五分迴向品第七

爾時，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菩薩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於餘有情施、戒、修等諸福業事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爾時，善現問慈氏菩薩言：「若諸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普緣無量無數世界，一一世界無量無數已入涅槃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盡，於其中間所有六種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諸弟子施、戒、修等諸福業事及學、無學無漏善

根，若佛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說法要，若依法要學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有情類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善根共有情類，引發無上正等菩提。』於意云何？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為有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相不？」

慈氏菩薩答善現言：「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實無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之相。」

具壽善現謂慈氏菩薩言：「若無如是所緣諸事，如彼菩薩所取相者，彼諸菩薩隨喜迴向，豈不皆成想心見倒？所以者何？如有執著無所有事，無常謂常，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由斯發起想心見倒。如所緣事實無所有，菩提及心亦應如是。若爾，一切應無差別，此中何等是所緣事？何等是隨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迴向？云何菩薩緣如是事，起隨喜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薩報善現言：「如是所起隨喜迴向，不對彼新學大乘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所有信樂恭敬之心皆當滅沒。如是隨喜迴向之法，應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或曾供養無量諸佛、久發大願、多植善根、為多善友所攝受者分別開示。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不驚、不怖、不退、不沒。

「諸菩薩眾應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所求一切智智。當於爾時應作是念：『所可用心隨喜迴向，此所用心盡、滅、離、變，此所緣事及諸善根，皆亦如心盡、滅、離、變。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復以何等為所緣事及諸善根，而說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心於心理不應有隨喜迴向，以無二心俱時起故。心亦不可隨喜迴向，心自性故，是故隨喜迴向之心及所緣事皆不可得。』」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聞如是事其心將無驚、

怖、退、沒？云何菩薩於所緣事起隨喜心？云何攝受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具壽善現依慈氏菩薩作如是言：「諸菩薩眾普緣十方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斷諸有路絕戲論道，殄諸雲霧摧諸棘刺，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無餘依涅槃界者，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沒，於其中間所有功德，及諸弟子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云何不墮想心見倒？」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無心等想，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有心等想，則便墮於想心見倒。又諸菩薩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隨喜，正知此心盡、滅、離、變，非能隨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隨喜；又正了達能迴向心法性亦爾，非能迴向，及正了知所迴向法其性亦爾，非所迴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說隨喜迴向是正非邪，諸菩薩眾皆應發起如是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又諸菩薩普緣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功德，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異生類所有善根，若傍生趣聽聞正法所有善根，若餘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聽聞正法發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既隨喜已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其性亦然，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不墮於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心及所隨喜迴向之法不生執著，是名無上隨喜迴向。若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

「菩薩應知方便遠離。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如實了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如實知遠離寂靜，如實知己，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取著，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不如實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不能知遠離寂靜，於一切法執著諸相，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

「若諸菩薩於已滅度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發起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諸弟子皆已滅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復如是。我所發起隨喜迴向及所迴向無上菩提，性相亦爾都不可得。』如實知己，於諸善根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見倒；不取相故，佛所聽許，名正隨喜迴向菩提。若諸菩薩以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隨喜迴向菩提，是為非善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不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離相隨喜迴向菩提，是名為善隨喜迴向。」慈氏菩薩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隨喜迴向菩提？」

善現答言：「應知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不取相而所作成，非離般若波羅蜜多，有能正起隨喜迴向，是故菩薩欲成所作，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莫作是說。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隨喜迴向菩提亦不可得。

「此中菩薩應作是觀：『過去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滅，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寂滅。我若於彼取相分別，發生隨喜迴向之心，諸佛世尊皆所不許。所以者何？於已滅度佛弟子等取相分別隨喜迴向，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過去已滅無所有故，未來、現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發生隨喜迴向菩提便墮顛倒。』

「是故菩薩欲於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正發隨喜迴向菩提，不應於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若於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佛不說彼有大義利。所以者何？如是隨喜迴向之心，妄想分別名雜毒故。如有飲食，雖具上妙色香美味而雜毒藥，愚夫淺識貪取噉之，初雖適意後便大苦。如是一類補特伽羅，不善受持，不善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善通達甚深義趣，而告大乘種性者曰：『來！善男子！汝於三世諸佛世尊戒等五蘊及餘無量無邊功德，若佛弟子所種善根，若佛世尊授諸菩薩、聲聞、獨覺三菩提記，彼有情類所種善根，若諸天、人、阿素洛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隨喜迴向菩提。』如是所說隨喜迴向，以有所得為方便故，譬如世間雜毒飲食，菩薩種性補特伽羅不應隨彼所說而學。」

「是故，大德！應說云何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應於三世十方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隨喜迴向可名無毒？」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欲不謗佛而發隨喜迴向心者，應作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隨喜。我今亦應如是隨喜，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應以如是諸福業事迴向菩提；我今亦應如是迴向。』若作如是隨喜迴向，則不謗佛，不雜眾毒，離諸過咎，善順佛教。」

「復次，菩薩應作如是隨喜迴向，如戒蘊等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應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諸法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復如是。若能如是隨喜迴向，不雜眾毒無所失壞；若不如是隨喜迴向，當知是邪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作如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我今亦應依如是法，發生隨喜迴向之心。』是為正發隨喜迴向。」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作大佛事。善現當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得四靜慮、四無

量、四無色定、五神通等世、出世間有相功德。是一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復次，善現！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於意云何？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一菩薩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發起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前菩薩有相福聚，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爾時，四大天王各與眷屬二萬天子俱，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與眷屬十萬天子俱，皆持種種天妙花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奏天樂音而供養佛，頂禮佛足，合掌白言：「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大梵王廣說乃至色究竟天各與無量百千天眾，前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俱發聲言：「希有！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爾時，佛告淨居天等諸天眾言：「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若

有菩薩普緣三世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餘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所獲功德，勝前所說有相福聚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云何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於三世法不取、不捨、不念、不得，知無有法已、正、當生，知無有法已、正、當滅，如法實性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於三世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及正解脫、解脫智見相應善根，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真解脫，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所有勝解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隨喜迴向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過去已滅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未來未生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現在現轉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過去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未來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現在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是諸法真如法性，無向無背、無縛無脫、無染無淨。我於如是功德善根現前隨喜，以無移轉及無失壞、無相、無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迴向。』

「善現當知！如是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十方各如殍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殍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十方各如殍伽沙界一切有情常無間斷，所獲施福，及於十方殍伽沙等諸

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殞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所修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鄢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地獄品第八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無倒隨喜迴向，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成辦。」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作照明皆應敬禮，世間諸法不能染污，能除翳闇能發光明，能施利安能為導首，與諸盲者作淨眼目，與涉闇徒作明燈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顯諸法性即薩婆若，示一切法無滅無生，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令諸佛具轉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無依護者為作依護，能除一切生死苦惱，開示諸法無性為性。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云何住？」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佛住，敬事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敬事諸佛世尊。」時，天帝釋作是念言：「今舍利子何因何緣問佛斯事？」

念已便問舍利子言：「以何因緣而作是問？」

時，舍利子報帝釋言：「前佛世尊說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所起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有所得菩薩所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是故我今

作如是問。

「憍尸迦！如生盲眾若百若干，無淨眼者方便引導，近尚不能趣入正道，況能遠達豐樂大城！如是前五波羅蜜多諸生盲眾，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淨眼者導，尚不能趣菩薩正道，況能證入一切智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羅蜜多，要由般若波羅蜜多，名有目者。復由般若波羅蜜多之所攝受，名到彼岸。」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不引發色、受、想、行、識，亦不見色、受、想、行、識，是即名為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成，無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羅蜜多。」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豈不能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如有名想，如有造立，不能成故。」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爾，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說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所引發一切智智，無所成故說名為成。」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為生滅一切法故，不為成壞一切法故出現世間，而與世間作饒益事。」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則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有因緣捨遠般若波羅蜜多，謂生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空無所有。』即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菩薩般若波羅蜜多非空非有、無所分別。」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佛說般若波羅蜜多為顯何法？」

佛告善現：「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為顯色，亦不為顯受、想、行、

識；不為顯預流果，亦不為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何緣汝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佛十力不作強、不作弱，於一切智不作廣、不作狹。若諸菩薩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如是諸想，非深般若波羅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起是想：『我當度脫若干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辦。何以故？世尊！有情無生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遠離故、不可思議故、無滅壞故、無覺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自性，廣說乃至亦無覺知。世尊！有情力積集故，當知如來力亦積集。」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無疑、無惑亦不迷謬，是諸菩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積行久如於深法義能隨覺了？」

佛言：「舍利子！是諸菩薩從他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間。舍利子！是諸菩薩已多親近諸佛世尊，曾問此中甚深法義已，經無量無數大劫，修集百千難行苦行，乘大願力來生此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生大歡喜，便作是念：『我今見佛，聞佛所說。』由此因緣恭敬信受。」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見聞耶？」

佛言：「不也！」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勤修學，是諸菩薩積行久如？」

佛言：「善現！此應分別。有諸菩薩從初發心，遇真善友方便攝受，即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深法門能生信解。有諸菩薩雖曾值遇多百千佛，於諸佛所勤修梵行，而有所得為方便故，於深般若波

羅蜜多不能修學，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生信解即便捨去。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過去佛所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捨眾而去，今聞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還復捨去。彼於般若波羅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和不合，不和不合故，造作增長感惡慧業，由此業故，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厭捨。」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毀謗厭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毀謗厭捨一切智智，若毀謗厭捨一切智智，即毀謗厭捨三世諸佛。由此因緣，造作增長害正法罪，由此罪故經歷多時受諸重苦，謂彼所造罪極重故，多百千歲墮大地獄，此界、他方往還輪轉，受諸重苦不得解脫，此界火、水、風劫起時移置他方大地獄內，他方火、水、風劫起時移置此界大地獄中，如是輪迴經無數劫，受大地獄極難忍苦。彼害法罪業勢稍微，從地獄出墮傍生趣，如前展轉此界、他方，多劫輪迴受諸劇苦。彼害法罪業勢漸薄，脫傍生趣墮鬼趣中，此界、他方輪迴展轉，受諸重苦經無量劫。彼害法業餘勢將盡，免餓鬼趣來生人中，具受人間貧窮、下賤、頑愚、疾病、醜陋等苦，尚不聞有佛、法、僧名，況能精勤修諸善業！以諸惡業害正法故，受如是類圓滿苦果。」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害正法業與五無間，此二惡行為相似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勿謂此業似五無間。所以者何？五無間業雖感重苦，而不可比毀謗正法，謂彼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言：『此般若波羅蜜多，非真佛語，不應修學，非法、非律、非大師教。』由此因緣其罪極重，不可以比五無間業。」

「舍利子！此害法人自謗正法亦教他謗，自壞其身亦令他壞，自飲毒藥亦令他飲，自失生天解脫樂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獄火亦令他足，自沈苦海亦令他溺，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謬顛倒。舍利子！我於般若波羅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聞其名字，況當為說！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舉目觀視，況當共住！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被服袈裟，況受

供養！何以故？舍利子！害正法者墮黑闇類，如臭爛糞，如穢蝸螺，如癩病人，甚可厭惡。諸有信用害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說大苦。」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何緣不說害正法者當來所受惡趣身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止！不須說彼趣身量，勿害法者聞已驚惶，心頓憂愁如中毒箭，身漸枯頹如被截苗。彼或聞之當嘔熱血，喪失身命或近死苦故，我不說彼趣身量。」

時，舍利子復重請言：「唯願為說，作後明誡！」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我先說彼受苦多劫，足與後人作大明誡。當來自類善男子等，聞我前說害正法報，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當來長時受苦。」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有聰明善男子等應善守護身、語、意業。彼豈不由語惡業故，惡趣人中長時受苦？」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當有愚癡諸出家者，彼雖稱我為其大師，而於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善現當知！若有毀謗甚深般若則為毀謗無上菩提，若有毀謗無上菩提則為毀謗三世諸佛，若有毀謗三世諸佛則為毀謗一切智智，若有毀謗一切智智則毀謗法，若毀謗法則毀謗僧，若毀謗僧則便造作無量罪業，若有造作無量罪業則便攝受無邊苦報。」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幾因緣故，毀謗、拒逆甚深般若？」

佛告善現：「由二因緣。一、為邪魔之所扇惑。二、於深法不能信解。」

「復次，善現！由四因緣毀謗、拒逆甚深般若。一、為惡友之所誘誑。二、為不能勤修善法。三、為懷惡熹求他過。四、為嫉妬自讚毀他。由具如是諸因緣故，彼愚癡人毀謗、拒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發起無邊極重惡業。」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不勤精進，於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云何甚深極難信解？」

佛告善現：「色非縛非脫。何以故？色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復次，善現！色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色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精勤甚難信解。」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色清淨即果清淨，色清淨故果亦清淨；受、想、行、識清淨即果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果亦清淨。復次，善現！色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故色亦清淨，是色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受、想、行、識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故受、想、行、識亦清淨，是受、想、行、識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

第五分清淨品第九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淨最為甚深。」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是大光明。」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得、無現觀。」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所生起。」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不生三界。」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知無解。」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於色無知，於受、想、行、識亦無知。」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智無損無益。」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法無取無捨。」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清淨故色、受、想、行、識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果亦清淨。」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一切智亦清淨。」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無得、無現觀。」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無邊故色、受、想、行、識亦無邊。」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間。」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捨遠般若波羅蜜多。」佛言：「善哉！善哉！善現！是諸菩薩著名著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善為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開示分別究竟著相。」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起著相？」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於色謂空，是名為著；於受、想、行、識謂空，是名為著；於三世法謂三世法，是名為著，謂諸菩薩初發心時無量福生，是名為著。」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何緣如是亦名為著？」

善現答言：「執有心故，謂執此心能正迴向無上菩提，故名為著。憍尸迦！心本性空不能迴向。若諸菩薩欲教他人趣大菩提，應隨實相

示現、勸導、讚勵、慶喜，於自無損亦不損他，諸佛世尊同所開許，遠離一切分別執著。」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善能為諸菩薩說分別著相，令諸菩薩覺知遠離。復有此餘微細執著當為汝說，汝應諦聽！」善現白言：「唯然！願說！」

佛告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諸佛所取相憶念隨所取相，皆名執著；若於三世諸佛世尊無漏法中深生隨喜，既隨喜已共諸有情迴向菩提，亦名執著。諸法實性非三世攝，不可取相、不可攀緣，亦無見聞覺知事故，於無上覺不可迴向。」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法實性最為甚深。」佛言：「如是！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皆應敬禮。」佛言：「如是！法性無作、無覺知故。」

善現復言：「諸法本性無所造作、無覺知耶？」

佛言：「如是諸法本性唯一，無二、無造、無作，不可覺知、不可分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即能遠離一切執著。」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覺知。」

佛言：「如是！無知者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思議。」佛言：「如是！非心、心所能了知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佛言：「如是！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善現復言：「云何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菩薩若不行色，亦復不行受、想、行、識，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空，亦復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不圓滿相，亦復不行受、想、行、識不圓滿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圓滿即非色，受、想、行、識不圓滿即

非受、想、行、識，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能於執著說無著相。」

佛告善現：「若不行色、受、想、行、識無執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如是行，便於諸色、受、想、行、識不生執著，於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不生執著。所以者何？超一切著無障礙覺名薩婆若。如是，善現！若諸菩薩欲超諸著，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法性若說不說俱無增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譬如虛空，假使諸佛盡其壽量或讚或毀，而彼虛空無增無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俱無增減。譬如幻士，於讚毀時無喜無憂、不增不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如本無異。」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不修無增無減、無進無退。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諸菩薩眾，我等有情皆應敬禮、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欲與虛空戰爭被堅固鎧；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健者欲拔虛空置高勝處。諸菩薩眾為如虛空諸有情類，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名大勇猛，得大精進波羅蜜多。」

時，有苾芻作如是念：「應禮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諸法生滅。」時，天帝釋問善現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善現答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虛空精勤修學。」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能學般若波羅蜜多，云何守護？」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見是法可守護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諸菩薩如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行，即為守護。若離般若波羅蜜多，人非人等皆得其便。」

「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不異有人發勤精進守護虛空，唐設劬勞都無所益。憍尸迦！有能守護響聲等不？」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如響等，而不觀見亦不顯示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大梵王等一切天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於十方界各見千佛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名字相狀皆同於此，請說般若波羅蜜多苾芻眾首皆名善現，問難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眾首皆名帝釋。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以何等名即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不說色空法，不說受、想、行、識空法；不說色縛脫法，不說受、想、行、識縛脫法。」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佛告善現：「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色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有情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橫死亦無橫病及橫殃禍，常為無量百千天神恭敬圍遶隨逐守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處處讀誦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說、聽等時多有留難。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珍寶多諸怨賊，於一切法無著無取。何以故？以一切法都無所有、不可得故。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何以故？無法不能染無法故。以無染故說名無染波羅蜜多，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無染污故，餘一切法亦無染污。若於如是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於一切法無見不見、無取無捨。」

時，有無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互相慶慰，同聲唱言：「我等今者於瞻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法輪非第一轉亦非第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轉還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廣大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縛無著，雖證菩提而無所證，雖轉法輪而無所轉，無法可示、無法可顯、無法可得、無法可轉、無法可還，以一切法畢竟不生亦復不滅，不生滅故無轉無還。」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以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法中，若轉若還俱不可得。若能如是宣說開示，是名善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說者、受者，亦無作證得涅槃者，亦無說法作福田者，福田無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廣大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無邊波羅蜜多，如太虛空無邊際故；是為正等波羅蜜多，以一切法性平等故；是為遠離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畢竟空故；是為難伏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無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名體故；是為無行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往來故；是為無奪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為無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盡故；是為無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為無作波羅蜜多，以諸作者不可得故；是為無知波羅蜜多，以諸知者不可得故；是為無轉波羅蜜多，諸死生者不可得故；是為無

垢波羅蜜多，煩惱淨故；是為無染波羅蜜多，以所依處不可得故；是為無壞波羅蜜多，離前際故；是為如幻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為如夢波羅蜜多，是諸意識平等性故；是無戲論波羅蜜多，覺諸戲論平等性故；是無思慮波羅蜜多，諸思慮法畢竟無故；是無動轉波羅蜜多，住法界故；是為離染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是無作用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是為寂靜波羅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是無煩惱波羅蜜多，離過失故；是無有情波羅蜜多，有情實際不可得故；是為無斷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等起故；是無二邊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無取著波羅蜜多，於二乘地無分別故；是無分別波羅蜜多，覺諸分別平等性故；是為無量波羅蜜多，無量法故；是為無起波羅蜜多，離我法故；是為虛空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無礙故；是為不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起故；是為無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常無性故；是名為苦波羅蜜多，是逼惱法平等性故；是為無我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是名為空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無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離諸相故；是為無願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所成故；是名為力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無量佛法波羅蜜多，過數量故；是無所畏波羅蜜多，心無怯故；是為真如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是為自然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自性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一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有但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已曾供養諸佛、發弘誓願，況能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已於過去無量佛所，親近供養、多種善根，曾聞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或於此經能問能答，由先福力今辦此事。若諸有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功德純淨，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

時，舍利子知天帝釋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當知是人如不退轉諸大菩薩。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若於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於佛前請問聽受，不於佛所多種善根，豈暫得聞即能信解？若有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當知是人先世已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淨信；未曾請問佛及弟子甚深義故，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毀謗、拒逆。」

爾時，天帝釋謂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諸有未久信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此中甚深義趣不生信解，未為希有。若人禮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禮敬一切智智。」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復由如來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諸菩薩眾應如是行、應如是住、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汝承佛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

「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亦不住此是色，是為學色；若不住受、想、行、識，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是為學受、想、行、識。復次，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亦不學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不學受、想、行、識，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是不住受、想、行、識。憍尸迦！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諸菩

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甚深性，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為學色甚深性；若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學受、想、行、識甚深性。復次，舍利子！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甚深性，亦不學此是色甚深性，是為不住色甚深性；若不學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最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則難信解，但應為彼不退轉位諸菩薩說，彼於此中無疑無惑不迷謬故。」

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若為未受記諸菩薩說，當有何咎？」

舍利子言：「彼聞驚怖或生毀謗，由此因緣久受大苦，難得無上正等菩提。」

天帝釋言：「頗有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不生毀謗，深信解耶？」

舍利子言：「有！是菩薩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雖未得受大菩提記，不過一佛或二佛所，定當得受大菩提記。」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若諸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當知久發大菩提心，多種善根，事多善友。」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少分譬喻，唯願聽許！」爾時，佛告舍利子言：「隨汝意說。」

時，舍利子白言：「世尊！如菩薩乘善男子等自夢見坐妙菩提座，當知是人近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亦復如是。當知是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記，或近當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遊行曠野，經過險道百踰繕那或二、或三乃至五百，見諸城邑王都前相，謂放牧人園林田等，見是相已便作是念：

『城邑王都去此非遠。』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惡獸惡賊饑渴。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墮聲聞、獨覺地畏。何以故？已得見聞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觀大海，漸次往趣經歷多時不見山林便作是念：『今觀此相，大海非遠。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漸下無諸山林。』彼人爾時雖未見海，而見近相歡喜踊躍。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見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時花果樹等，故葉已墮枝條滋潤，眾人見之咸作是念：『新花果葉當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諸樹等新花果葉先相現故。』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時，眾會中有諸天子，見已歡喜作是念言：『先諸菩薩得此相已，不久便受大菩提記，今此菩薩亦得是相，不久當受大菩提記。』

「世尊！譬如女人懷妊漸久，其身轉重動止不安，飲食睡眠悉皆減少，不憚多語厭常所作，受苦痛故眾事頓息，有異母人見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產生。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爾時，佛讚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說菩薩譬喻，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於諸菩薩善能付囑、善能護念。」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欲長夜利樂多生哀愍世間諸眾生故，欲令天、人獲大義利安樂事故，求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法要。」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速圓滿？」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增，不見色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受、想、行、識增，不見受、想、行、識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是法，不見非法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來所說不可思議。」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受、想、行、識亦復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誰能信解？」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久修勝行，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得名久修勝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分別如來十力，不分別四無所畏，不分別十八不共法，不分別一切智。所以者何？如來十力不可思議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議，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一切法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如是行者都無行處，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乃可名為久修勝行。」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珍寶聚、是清淨聚，

如淨虛空離雲煙等。奇哉！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多諸留難，而今廣說留難不生。」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難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欲書持、讀誦、演說，乃至一歲必令總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諸障礙。」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奇哉！惡魔常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欲作留難。」佛告善現：「一切惡魔雖於般若波羅蜜多常欲留難，令諸菩薩所作不成，而願不遂。」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誰神力，令彼惡魔於深般若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眾，令諸惡魔不能留難。何以故？舍利子！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法爾皆蒙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若蒙如來、應、正等覺所護念者，惡魔法爾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有淨信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無障礙者，應作是念：『我今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神力護念令得成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皆是十方諸佛神力慈悲護念，令彼所作殊勝善業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識知歡喜護念。十方世界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觀見慈悲護念，令彼所修無不成辦。」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常

為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佛眼觀見識知護念，令諸惡魔不能嫉惱，所作善業皆速成辦。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已近無上菩提，惡魔眷屬不能留難。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書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常為諸佛之所護念，由此因緣獲大饒益。

「復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佛涅槃後流至南方漸當興盛，後從南方流至北方漸當興盛。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如來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如是經典，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常以佛眼觀見護念，稱揚讚歎令無憂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後時、後分於東北方廣行流布。」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後時、後分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若能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當知彼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當有幾許住菩薩乘善男子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而有少分修習思惟，若能為他宣說開示甚深義趣甚為難得。

「舍利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不驚、不怖，深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

是人已曾親近供養恭敬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是菩薩乘善男子等定當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何以故？舍利子！我常為彼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說一切智相應之法，是人轉身常能修集諸菩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廣大清淨喜樂，亦能安立無量有情無上菩提相應善法。

「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今於我所發弘誓願：『定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我於彼類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觀彼人所發弘願心語相稱，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亦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如是願。過去如來、應、正等覺，亦於彼願深生隨喜，觀彼心語定相稱故。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信解廣大修廣大行，願生他方諸佛國土現有如來、應、正等覺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處。彼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已，復能安立彼佛土中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於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諸法及諸有情心行差別，佛、菩薩等無不證知、無不覺了。世尊！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諸菩薩於當來世求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不息，彼於般若波羅蜜多為有得時、不得時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諸佛菩薩常護念故。」時，

舍利子復白佛言：「是諸菩薩為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一切時得，無不得時，為於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亦能常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諸菩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信求不顧身命，有時不得諸餘經典，無有是處。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為趣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經典受持、讀誦，亦自於中精勤修學，由斯福力，隨所生處，法爾常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恒不捨離。」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所說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修善法時有諸魔事，云何名為菩薩魔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欲說法要辯久乃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乃卒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過量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所欲說未盡便止，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亂雜，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間斷，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時諸橫事起，令所欲說不遂本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書寫等時，或頻申欠呿，或更相嗤笑，或互相輕凌，或身心躁擾，或失念散亂，或文句顛倒，或迷惑義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厭捨，或橫事卒起，或互相乖諍，由斯等事所作不成，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作是念：『我於此中不得受記，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名字，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生處城邑聚落，何用聽為？』由此等緣心不清淨，即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戀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心不清淨厭捨去者，隨彼所起不清淨心厭捨此經，舉步多少，便減爾所劫數功德，

獲爾所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爾所時發勤精進修菩薩行方可復本，是故名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棄捨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學不能引一切智智隨順二乘諸餘經典，棄捨根本而攀枝葉，菩薩當知是為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能生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即學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速能引發一切智智。善現當知！如癡餓狗，棄捨主食，反從僕使而求覓之。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觀香象身量大小形類勝劣，得而不觀反尋其跡，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尋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為珍寶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觀牛跡，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廣豈及此耶？此中亦應有諸珍寶。』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釋殊勝殿量，見彼殿已而反規模日月宮殿，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大求小，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欲見轉輪聖王，見已不識捨至餘處，見小國王觀其形相，作如是念：『轉輪聖王形相威德豈勝於此？』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饑人，得百味美食，棄而求噉六十日穀飯，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

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貧人得無價寶，棄而翻取迦遮末尼，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捨勝取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若正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眾辯卒起，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書寫等不得究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作如是念：『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或依文字執有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爾時，應誡彼菩薩言：『汝今不應執有文字能書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執是為魔事，若捨此執便捨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念國土、城邑、王都、方處、師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屬、伴侶、王臣，或念盜賊、諸惡禽獸、惡人、惡鬼，或念眾集、伎樂、遊戲、報恩、報怨，或念飲食、衣服、臥具及餘資財，或念製造文頌書論，或念時節寒熱豐儉，或念象、馬、水、火等事，或念諸餘所作事業，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得大名利恭敬供養，彼由此緣廢所作業，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惡魔方便執持種種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授與菩薩作如是言：『如是書典義味深奧，應勤修學捨所習經。』若此菩薩方便善巧，不應受著，彼不能引一切智智。若此菩薩受著惡魔所授書典捨所習經，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著樂懈怠不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具念慧力，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欲往他方不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愛重名利，能聽法者不欲惠施，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樂心，欲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習誦不利不能為說，或能說者習誦通利樂為他說，能聽法者疑不通利不欲聽受，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不欲聽受，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身重疲極，睡眠所覆不能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有人來說三惡趣種種苦事，勸捨菩提，或有人來說人天趣種種樂事，皆是無常、苦、空、非我，勸入圓寂。彼由此言：『書寫等事，不得究竟。』心懷愁惱，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能聽法者一身無累，專修己事不憂他業，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處喧雜，能聽法者不樂喧雜，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聽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饑渴國土，能聽

法者慮彼艱辛不肯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所經道路曠野險阻，多諸賊難及旃荼羅、惡獸、獵師、毒蛇等怖。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今何故無事隨我，欲往如是諸險難處？宜善審思勿後憂悔。』能聽法者聞已念言：『師應不欲令我隨往，設固隨往，何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多有施主數相追隨，聽法者來請說般若波羅蜜多，或請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彼多緣礙無暇教授，能聽法者起嫌恨心，後雖教授而不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是故，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所有障礙，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緣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慧，有情妙慧能證無邊諸煩惱斷，煩惱斷者一切惡魔不得其便。彼諸惡魔不得便故，多生憂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

佛告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其毀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作是言：『汝所習誦無相經典非真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有相經典是真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語時，有諸菩薩未

得受記，便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於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毀厭，由毀厭故遂不書寫乃至演說，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謂菩薩曰：『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唯證實際得聲聞果，或能證得獨覺菩提，決定不能證得佛果，何緣於此唐設劬勞？』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為作留難。菩薩應覺，覺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遠離。」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留難，譬如無價大寶神珠，難得具能多諸怨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具勝功德，諸菩薩眾書寫等時，多有惡魔為作留難，雖有樂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癡者為魔所魅，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有愚癡者福慧薄劣，於廣大法心不信樂，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於當來世有愚癡者福慧薄劣，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信樂，見他於彼書寫等時，承魔威力為作障礙，當知彼類獲罪無邊，多劫輪迴受諸劇苦。」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無魔事者，當知皆是佛威神力。所以者何？惡魔眷屬雖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羅蜜多，而諸如來、應、正等覺亦勤方便，護念攝受，令書寫等無諸留難。」

「復次，善現！譬如女人多有諸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諸子各別勤求醫藥，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令無障難身名不滅，久住安樂苦受不生，諸妙樂具咸歸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間事，甚大艱辛。』作是念已，競設方便，求安隱事覆護母身，勿為蚊虻、蛇蠍、風雨、人非人等非愛所觸，勤加修飾令離眾病，六根清淨無諸憂苦。復以種種上妙樂具，供養恭敬而作是言：『我

母慈悲生育我等，誨示一切世間事業，我等豈得不報母恩？』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常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若有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或書寫者，如來亦以種種方便，勤加護念令無損惱。十方現在餘世界中，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哀愍利樂諸有情者，亦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惡魔不能毀滅，久住利樂一切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一切智智亦從彼生。

「善現當知！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佛說何法名為世間？」

佛告善現：「佛說五蘊名為世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色等五蘊無變壞相，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蘊無自性故，說名為空、無相、無願，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變壞，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普能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施設心行種種差別，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無散心性；所有略心，盡故、離故，無略心性；諸有貪心，由如實性，非有貪心；諸有瞋心，由如實性，非有瞋心；諸有癡心，由如實性，非有癡心；諸離貪心，離中非有；諸離瞋心，離中非有；諸離癡心，離中非有；所有廣心，無增無減，亦非遠離，已遠離故，無廣心性；所有大心，無來無去，亦無所住，無大心性；諸無量心，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無所依止，如太虛空，非無量心；諸無見心，無相可得故，離種種境故，非

無見心；不可見心，非三眼境故，無心性故，非不可見心。由此等義，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彼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皆依色、受、想、行、識生。謂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如來死後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常、或無常、或亦常亦無常、或非常非無常，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或亦有邊亦無邊、或非有邊非無邊，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命者即身或復異身，此是諦實餘皆愚妄。如是，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皆如真如無二無別。善現當知！如來真如即五蘊真如，五蘊真如即世間真如，世間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預流果真如，預流果真如即一來果真如，一來果真如即不還果真如，不還果真如即阿羅漢果真如，阿羅漢果真如即獨覺菩提真如，獨覺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現當知！如是真如皆不相離，非一、非異、無盡、無二亦無二分、不可分別。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是如來母，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實相。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覺諸法真

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如實覺真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極為甚深難見難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用如是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誰能信解？唯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及諸願滿大阿羅漢，并具正見善男子等，聞佛說此甚深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能生信解。如來為彼，依自所證真如之相顯示分別。」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無盡是故甚深，唯有如來現等正覺無盡真如甚深之相，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令生信解。

「善現當知！色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與真如無差別故；受、想、行、識無盡故真如無盡，受、想、行、識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識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處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處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色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識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一切法無盡故真如無盡，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與真如無差別故，是故真如極難信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